

【附錄】

臺灣話概說

臺灣話的「漳泉濫」

本文所指的臺灣話即指臺灣河佬語，俗稱「河佬話」*hoi do' ne'*，流行於臺灣、澎湖、閩南的漳州、泉州，廣東的潮州、海南島、及浙江的平陽縣，以及分散於南洋各地，尤以菲律賓的泉州話、泰國的潮州話較為集中。

「河佬」二字，依連橫先生的意見應是「河洛」二字之訛音。從歷史的發展看來，這話不無道理，閩南人的確是由河洛地區南遷而來，這一點從各家譜均可獲得印證。近人陳冠學先生從聲韻的研究甚至有河佬人即殷商後裔之說。但是「河佬」二字是否即「河洛」，實在大有可疑，因為「洛」字屬入聲字，而「佬」字屬上聲音。從臺灣話的聲調研究，發現入聲字變成陰聲字時多半變成去聲，變成上聲應屬特例，若無其他語音學上的佐證是很難證明「河佬」的正字是「河洛」。(註)

其次「河佬」的「河」字是否即「河」也有問題，因為客家人稱閩南人爲「福佬」並不稱「河佬」，意即「福建佬」。而且著一「佬」字，有輕蔑的意思，閩南人會不會以「佬」字自稱也有問題，因此「河佬」的「佬」字是否即「佬」大有疑義。

總而言之，閩南話俗稱的「河佬」二字到底正字爲何，目前尙無法作結論。本文作「河佬」不過借其音而已。

其次，閩南語（河佬語）就其語音而言可以大別爲四種，即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其中漳、泉較爲接近，潮州話、海南島話和漳、泉話已經有相當的距離，溝通已經有了困難。閩南話的另一種新生的語言，就是漳泉混合的廈門話和臺灣話。

廈門話和臺灣話除了用語上稍有差別外，發音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廈門人遷居臺灣，很快的就可以說出一口道地的臺灣話，但是漳、泉人到臺灣可能一輩子都離不了鄉音。

此外，所謂「廈門話」指的是廈門城內的話，一到郊外語音又不同了。即廈門話本身也不太一致的。

至於臺灣話更是不一致。雖說臺灣話是「漳泉濫」*tsiaŋ² tsuan² dam²*（漳泉音混合），但混合的成份比例各地不大相同。西部沿海如臺中縣的清水、梧棲、鹿港、臺西等地偏重於泉州音，東海岸如金山、基隆、宜蘭則偏重於漳州音。

不過混合之後的臺灣話，雖然有偏漳、偏泉之分，和純漳、純泉是不太一樣的。尤其是光復以後，交通發達，鄉村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廣播、電視的影響，較「純」的鄉音，如鹿港腔已

經越來越難聽到了。

所以本文所謂的「臺灣話」，就是指的這種混合程度相當高的，年輕人的臺灣話。

這種臺灣話雖然也有偏漳、偏泉之分，不過那是臺灣話的漳、臺灣話的泉，和閩南話的漳、泉之間壁壘分明的情形是不同的。

因此臺灣話中的漳、泉，可以說是一個字的兩種讀法，年輕人交錯使用並不覺得奇怪。

過去，每一個村落各自有自己的一套語音系統，不管是偏漳還是偏泉，總有兩個規則：

一、統一性：全村的發音是一致的。

二、完整性：漳、泉之分主要在語調和韻母。在過去，如果這個村子在某一韻取的是漳音，那麼全韻都會取漳音，取泉音，那麼全韻都會取泉音。

但是這個規則近年來全被打破了。原因是漳泉之間互相通婚早已不覺有絲毫奇怪，夫妻之間各說各話，第二代子女有些字學媽媽的，有些字學爸爸的，臺灣人現在講的臺灣話根本不是課堂上有系統地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一些生活語言而已，他怎麼知道是漳是泉呢？

其次的原因當然是漳泉之間混合得太厲害，從小學、中學，以至進入社會，從接觸的人之中學得的臺灣話十分複雜，誰也分不出漳泉了。所以一個人出生的家庭雖是漳州音家庭，長大以後則往往混合了許多泉州音，這些學得的泉州音和他原來的漳州音並行不悖，於是把自己的音韻系統搞亂了。

舉個例來說：

某甲出生於某泉州音家庭，學的「奶」、「牛奶」讀作 $di^3, gu^2 di^3$ ，但是後來在漳州音地方學說「羊奶」 $iu^2 diŋ^3$ ，他不會把漳州音改成自己的 $iu^2 di^3$ 。這樣一來，「奶」字在獨立使用或「牛奶」時便說成 $di^3, gu^2 di^3$ ，但「羊奶」卻說 $iu^2 diŋ^3$ 。

這就破壞了自己的完整性。這種情形在過去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過去臺灣人比較安土重遷，出外學的話總要回到家裏使用，如果腔調不對，馬上會被鄉人糾正而趨於一致。

臺灣話「漳泉濫」之所以會造成這樣混亂的情形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原因：

- 一、漳泉通婚。
- 二、小家庭形成之後離開家鄉。
- 三、人口集中於都市。
- 四、交通發達。
- 五、廣播、電視發達。

生活的臺灣話

許多具有臺灣本土意識的人喜歡用「臺灣文化」一詞。要討論「臺灣文化」的問題，必須先明瞭什麼叫「文化」。所謂「文化」，依本文討論的方便，可以分為「風雅文化」和「生活文化」。

所謂「生活文化」指的是一般人日常生活所運用的智慧、技巧而言，描寫「生活文化」的語言，本文稱之爲「生活語言」。

所謂「風雅文化」指的是和日常生活沒有直接必然關係的智慧與技巧，如文學、哲學、藝術等而言。

生活文化和平民的生活、生存是脫不了關係的，但是風雅文化則是少數智識份子所使用的。描寫風雅文化的語言，本文稱之爲「文化語言」。

生活文化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無論怎樣落後的民族，其生活文化都很豐富的。但落後的民族則較少有風雅文化。

風雅文化是人類社會有階級以後，少數貴族階級因爲受到平民的供養，有錢又有閒，所以能夠有餘力將其智慧運用到與生活、生存無關的文化創造上。

封建時代，只有士大夫才懂得風雅文化。必須等到平民教育普遍之後，平民才有機會接觸風雅文化。中國文風較盛的地區就是士大夫較多的地區，同時也是經濟較富裕的地區。

在中國的社會結構裏，士大夫階級和平民階級所使用的語言是不太一樣的，這種情形固不止是中國，日本的情形更加嚴重。日本「華族」的語言，甚至在語法上和平民的語法都不太一樣，男人和女人的語言也不一樣。

在中國各種方言中，士大夫語言和平民歧異最嚴重的地區，恐怕要算河佬語區。河佬話的讀音和語音相當歧異，士大夫說話喜用讀音，以示文雅，好比日本士大夫說話喜用漢語的心態一

樣。

曾有一個笑話流傳臺灣民間說，有一對父子出門去買東西，逛到一家古董店，父親問古董店老闆說：「這個花瓶賣多少錢？」原來那個花瓶是非賣品，老闆的兒子搶着說：

「自己要用不賣他人。」

tsu¹ ki³¹ iau³¹ iŋ² put³ bəi¹ tʂə² dʒin¹²

父親聽了很感動，便對兒子說：「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了不起，會說『冊話』ts'e³¹ ne²（讀書人的語言）。」

兒子把這古董店老闆孩子的話記下來，但太不了解意思。當天回家，有人來提親，原來他姊姊已經許給別人，當然不能再答應別人的親事。孩子連忙說：

「自己要用不賣他人。」

從這個笑話可以看出河佬話階級語言的歧異。「自己要用不賣他人」這句話，翻成平民語言應該說：

「家自卜用毋賣儂。」

ka² tʂi¹ be² iŋ² m¹ be² dʒə²

兩句話對照起來，可以發現兩種階級的語言，不論在發音和用詞上都完全不一樣。

從河佬話的階級性，再來看臺灣話的本質。

臺灣的河佬人移自閩南的漳、泉二州。移民社會的特徵就是缺少士大夫階級，人民的個性沒

有士大夫階級的拘謹、虛偽，新的生活環境，賦與移民社會蓬勃的朝氣，但同時也缺乏高度的風雅文化。

這種情形正如美國一樣，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大批歐洲移民到了美國都是爲了討生活，尤其是物質生活，美國風雅文化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直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批歐洲資本家和智識份子移民美國，美國的風雅文化才發達起來。

清朝時代，臺灣的文化成績較之中國本部來當然有所不及。去年（一九八三）十二月初文建會在國泰美術館所舉行的明清臺灣書畫展展出的作品多半乏善可陳，且作者多半是當時在臺外省人官吏和福建人，臺灣土生土長的作家不多。外省人官吏均屬玩票性質，不必贅言。臺灣人作家中也只有林朝英的畫稍具特色，餘皆成績平平。

臺灣文風不盛可以從當時臺灣科舉取士標準較低的事實獲得佐證。由於清朝臺灣科舉取士的標準較低，許多福建學子紛紛來臺應試。

這種情況表現到臺灣的語言上，就是士大夫的語言在社會上流行的程度不及閩南。但並不是說士大夫語言不流行。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日語的文化教育逐漸取代了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日本的風雅文化也逐漸爲臺灣新生一代的智識份子所接受。又由於普及教育的結果，日語侵蝕臺語的情形日益嚴重。

由於臺灣話的文化語言多半採用文讀音，正如日本的文化語言多半採用漢語的情形一樣。當

時臺灣的文化語言，由於日語教育的結果，文化語言幾乎完全被日語所取代，造成思想用日語，生活用臺語的現象。許多受過教育的臺灣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如果不攪雜一大堆日語是無法表達的。如此教育出來的新一代便無法完全使用臺灣的文化語言。「臺灣話」遂完全變成「生活語言」。

光復以後，國語教育比日據時代的「國語教育」（即日語教育）更徹底，不會說臺灣話的臺灣人越來越多。國語詞彙不但完全取代了臺灣的文化語言，甚至侵蝕了臺灣的生活語言。臺灣話現在保存的生活詞彙據我的粗略估計，大約喪失了三分之一。

生活詞彙的喪失，國語教育的普遍，固是一個重大原因，更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的變遷。比如像「𧸒𧸒」*hau' hia'*，「飯簍」*pu' de'*，這是過去日常廚房用具。「𧸒𧸒」起初用𧸒甲製造，故名「𧸒𧸒」，𧸒甲熱則軟化，清「鼎」底水十分好用，但產量不多，後來改用鐵皮製造，還是叫「𧸒𧸒」。近年來小家庭制盛行，多用小鍋，再不用「𧸒𧸒」了。「飯簍」的「簍」字竹字頭，當屬竹製品，筆者所見是一種細藤或竹蔑編成的東西。以前煮飯和煮糜 *he: bu: hie:*（稀飯）的方法差不多，煮熟的「泔」*an:*（米湯）不舀出來便成糜，舀出來的半熟米爛熟了便成飯。這種煮飯的方法是很落伍的。因為「飯」的營養都在「泔」裏，這些舀出來的「泔」餵豬吃，豈不是太可惜了嗎？所以日據時代以後，這種舀飯的「飯簍」便逐漸廢棄不用了。目前年輕一代有些人根本沒見過「𧸒𧸒」、「飯簍」。

臺灣有一句俗話說：

「毋八(煮)熾或飯簍」

m¹ bat³ hau¹ hia³ a¹ pŋ¹ de²

意思是分不清兩種廚房用具到底那一樣是「熾」，那一樣是「飯簍」。因為兩者都是尖底錐形的東西，只不過「熾」不漏水、「飯簍」漏水而已，但是「遠庖廚」的「君子」就分不清了。這句話用來比喻人對某幾件事物分不清楚其中分別。

年輕人或許懂得這句俗話，也常用來罵人「毋八(不識)熾或飯簍」，但實際上問他「熾」是什麼，他自己也說不上來。

這就是生活文化的變遷造成詞彙喪失的一個好例子。臺灣話由於沒有完整的記述文字，生活文化一變遷、詞彙也跟着喪失得無影無蹤，加上文化機構不注重民俗文化的教育，年輕一代對先民的生活便毫無記憶。這才是臺灣文化的危機。

文言臺語教育荒廢的結果

臺灣話受到侵蝕、破壞，變成一種殘缺不全的生活語言的情形已如上述。總結起來，可以這麼說：

- 一、生活語言逐漸喪失詞彙。部份被日語、國語取代，部份由於生活文化變遷，自然消失。
- 二、文化語言幾全喪失。日據時代大部份被日語取代，光復後大部份被國語取代。

現在流行的臺灣話，可以說是國語的文化語言和殘缺的臺語生活語言的混合。

世界上這種混合的語言是很常見的。日語和英語便是典型的例子。日語的文化語言幾乎全部來自漢語，明治維新以後逐漸採用歐語，尤其是英語；英語的文化語言則來自法語、拉丁語、希臘語。像這種混合的語言，如果排斥了外來語便等於沒有文化了。

但是中國的情形不太一樣，中國是個有悠久傳統文化的國家，本來的詞彙就極為豐富，可以不假他求。佛教的傳入雖創造了一些音譯的詞彙，也只限於佛教用語而已，並且數目也不多。民國以來爲了吸收新文化，新名詞是非常急需的，這些新名詞絕大多數都來自日本的所謂「和製漢語」，如修理啦、主義啦等等，部份是日本訓讀的詞彙，不以漢音讀出，卻是以漢字書寫，像手續啦、取締啦等等，我們也以自己的發音讀出而加以吸收。真正音譯的詞彙實際上微乎其微，像幽默、麥克風等，比起日語的外來語可以編成一本厚達數百頁的「外來語字典」來，華語的外來語（指音譯的部份）可說小巫見大巫了。

值得注意的是，華語的文化語言，無論是固有的詞彙或是新名詞，無論是音譯或意譯的外來語都以漢字描寫。漢字是中國各地方言共通的一種抽象語言。各地方言發音雖各不同，卻被漢字統一起來，只要懂得漢字便可以通行全國而無阻。國語，是把漢字的發音統一起來的一種工作，這種工作，就其方便言，自然有其不可抹殺的價值。

但是注重國語教育而忽略了方言教育的結果，卻使得方言產生生活化、混合化，甚至日漸消滅的結果。

尤其像臺灣話這種讀音和語音歧異情形嚴重的方言，更面臨了危機。危機之一是如前所述的，文化語言幾全爲國語所取代，臺語成了生活語言，並且詞彙日漸喪失。

危機之二恐怕更嚴重。那就是傳統的臺語讀音逐漸失傳，卻產生了一大堆毫無師承的訛讀。原因是許多人沒有受過文言教育，當他們要以臺語表達文化語言時，對於一些不知讀法的漢字，就「望字生音」以自己的揣測杜撰出一些新的讀法。這些訛讀混亂了整個漢字發音體系，把臺灣話的文化語言弄得面目全非。

臺語讀音的訛變情況，從廣播、電視、商場、到政見發表，可說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目前，標準的臺灣話已經很難聽得到了，大概七十歲以上的傳統「教書先生」還可朗朗上口，電視界楊麗花歌仔戲團和黃俊雄的布袋戲還差強人意，但訛讀的也很多，其他的節目，還有政見演說，多半是胡說八道。

不過雖然是「望字生音」，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依筆者的觀察，根據有三種：

一、根據偏旁。所謂有邊讀邊，無邊讀中間。比如：

「擴大」，本應讀 $k'ok^8 tuā^8$ ，但是「一般人」不是把「擴」字唸成 $k'ɔŋ^1$ （同礦）便是 $k'o^1$ （同課）變成 $k'ɔŋ^1 tuā^8$ 或 $k'o^1 tuā^8$ 。又如：

「採購」，本應讀作 $ts'ai^8 k'ɔ^1$ 。（同顧）但這個「購」字，一般人不是唸成 $k'ɔŋ^1$ （同講），便是唸成 $k'ɔ^1$ （同古）。

二、根據日語。受過日本教育的，遇到不會唸的字便由日語漢音來推測。如：

「接觸」，本應讀作 *tsiap³ ts'ick²*（同促），但很多人讀作 *tsiap³ sick³*（同屬），這是因為日語讀作 *sesshoku*。又如：

「盲腸」，本應讀作 *biŋ² tŋ²*，但一般人都讀作 *bɔ¹ tŋ²*，這是因為日語讀作 *mochio* 的關係。

三、根據國語。受過國語教育的人，遇到不會讀的便由國語來揣測。如：

「植物」，本應讀作 *sit¹ but³*，過去受過日語教育的多讀作 *tsick¹ but³*，現在年輕人多讀作 *tsit¹ but³*，因為日語讀作 *shokubutsu*，國語讀作 *shu*。又如：

「危機」，本應讀作 *ɕi² ki³*，一般人都讀作 *ɕi² ki²*，這是因為國語讀作 *けい* 的緣故。

語音與讀音

臺灣話的文化語言之所以會產生那麼多誤讀、訛變的原因，除了文言教育的荒廢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臺灣話語音和讀音的差別很大，幾乎成為兩套音韻系統，大部份的字都兼有「語音」和「讀音」兩種讀法。

所謂「語音」指的是口語使用的讀法，所謂「讀音」指的是讀文言文、詩詞或新創語詞時所採用的讀法。比如

語音

例

讀音

例

開	k'ui ³	開門	k'ai ³	開始
山	suā ³	山頂	san ³	山歌
合	ha ³ ?	合用	hap ³	合作
荒	hŋ ³	拋荒	hŋŋ ³	荒廢

這種情形在北京話也是有的。比如：

語音	例	讀音	例	
白	ㄅㄞ	白色	ㄅㄞ	李白
覺	ㄐㄞ	感覺	ㄐㄞ	覺悟
色	ㄕㄞ	色子	ㄕㄞ	色彩
了	ㄌㄞ	糟了	ㄌㄞ	了解

在過去文言教育比較發達的時代，讀音與語音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語音可以隨著說話的方便因時而異，讀音則必須保守著傳統的讀法。

保守傳統的讀法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音韻系統的完整；維護音韻系統的完整，主要目的是讀詩的押韻。

中國傳統詩詞的用韻是很嚴格的，作詩出了韻會被認為笑話。同一韻的字，聲母可以有不同，韻母都是一樣的。如陌韻字，百、柏、伯、迫、拍、魄、白、帛、陌；澤、宅、格、客、赫；等，在臺語讀音都有一個-ek韻，國語在唇音時讀ㄛ韻，其他讀ㄜ韻，ㄛ、ㄜ音近，不太影響

韻味。可是如果參雜使用了語音，如百、拍臺語讀³³韻，白、客讀¹⁰其他又讀¹⁰，或者國語有些讀⁵⁵，有些又讀²¹、²⁴，那就不能押韻了。

所以爲了保持傳統詩詞的韻味，讀音一定要保存。語音再怎麼變，讀音都不能隨之而變。

不過近年來這種涇渭分明的現象被打破了，隨著文言教育的荒廢，不論國語或臺語都有趨向一字一音的現象。現在列表說明如下：

白 國語 李白 カー ㄣㄉㄣˊ ㄣㄣ

讀音廢

臺語 李白 di˨˩˦ pik˨˩˦→di˨˩˦ pe˨˩˦

讀音廢

覺 國語 感覺 ㄍㄨㄢˋ ㄣㄣˊ ㄍㄨㄢˋ ㄣㄣˊ

語音廢

山 臺語 山歌 saŋ˨˩˦ ko˨˩˦→suŋ˨˩˦ kuŋ˨˩˦

讀音廢

一個字分成讀音與語音兩種讀法本來是不太方便的，兩個音廢去一個在學習上自然有其可取之處。不過對於古韻文的吟誦卻會帶來失韻的危機。

在國語，這種危機尙不至於太令人惋惜，因爲國語讀音本來訛變就很厲害；由於入聲消失，派入平、上、去三聲之中，加上韻母受到聲母和介音的影響產生同韻分化的現象，音韻系統混亂的危機早就出現了，現在雖然再加上一點混亂也不覺得太可惜。

但臺灣話的讀音系統是十分完整的。入聲保存完好無缺，並且發音上也保存了隋唐音的風貌。如果隨便廢棄了讀音而採用語音，破壞了讀音系統，臺灣話存在的價值就會受到損害。

臺灣話的文化價值

臺灣話是漢語語系的一種，對國語來說，它可以稱為方言。

一個國家爲了統一的目的，採用一種方言作爲全國通用的國語是有其必要的。在中國採用北京話作爲國語，當然也有其合理之處。北京是中國近八百年的政治中心，北京話屬於北方官話的一種，北方官話通行於華北平原，是全國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加上北方官話自宋明以降，就有了悠久的文字記述歷史，許多白話小說都是使用北方官話寫成的。所以採用北京話作爲國語不會遭到太大的阻力。

但是肯定了國語的價值，並不能就因此否定了方言存在的價值。

第一、國語雖然是一個國家的標準語，但它本來也是一種方言，在語言學上它的價值和任何其他方言都是平等的。好比說爲了國家的統治，我們選舉了一個國家元首作爲領袖，但國家元首和平民的人格是平等的。

第二、國家有憲法，有法律，每個人都應當犧牲個人部份自由遵守憲法、法律的規定，但個人的基本人權也必須受到相當的保障。每一個國民都要會說國語，但方言的存在也必須受到保障。世界上沒有一個進步的國家是刻意去消滅方言的。

第三、所謂民族、國家不過是個抽象名詞，它是由許多地方的人民所組成的，民族風格、民

族文化就實實在在地存在各地區的民俗文化之中，消滅了民俗文化，所謂民族文化、民族風格也就消滅了。國民政府不注重民俗文化，所以民族文化也就缺少民族風格，現在的國語歌曲其實一點沒有民族風格，是歐洲和日本音樂的混血兒，不是中國的。這就是不注重地方民俗文化的後果。而民俗文化的根在那兒？是方言。方言消滅了，地方民俗文化也就消滅了。

這個世界之所以可愛就因為世界各民族有著五彩繽紛的文化色彩，一個國家之所以可愛是因為這個國家有著五彩繽紛的地方文化色彩，如果全世界、全中國都只有一種統一的文化色彩，那就太單調乏味，人活在這個世界，這個國家也就沒有什麼可愛之處了。

所以地方文化不能消滅，方言不能消滅，臺灣話也不能消滅！

臺灣話的學術價值

除了以上這個文化上的理由之外，臺灣話在語言學、方言學、聲韻學上也有其不朽的價值。

一、臺灣話的讀音系統保持了隋唐音系的風貌。

中國各地方言在語音上最大的變化就是入聲的消失，國語是消失得最徹底的一種。能夠完整保存入聲的只有三種方言：廣東話、客家話、閩南話。但在聲母和韻母上最接近中古音的要算是閩南話的讀音系統，其次是客家話、最後才是廣東話。比如知、徹、澄三種聲母，全中國只有閩南話還保存了古音即 t、t' 的塞音，其餘都變成齒音，即塞擦音了。

二、臺灣話的語音保存了上古音。

各地方言都零星星的在語音上保存了上古音，如北京語的「的」，實際上就是保存了「之」的上古音聲母讀法，但沒有像臺灣話保存那麼多。如臺灣話的「指」、「枝」讀喉音ㄗ、就是上古音，中古以下都讀成ㄗ音了。還有「蟻」*hia²*「奇」*k'ia²*的韻母在中古以下都變成高元音*i*了，只有臺灣話的語音還保存上古的低元音。

三、臺灣話口語保存了古語

臺灣話保存的古語太多，有時整句保存了古語。如：

「也」，上古音讀如*dja*，保存在臺灣話之中，是最常用的語詞，如「好啦」「來啦」等的啦便是，有三種讀法：*da¹*;*dia¹*;*ta¹*。

「乎」，臺灣話讀音讀如*hɔ²*，語音*hɔ²*，如「緊乎」、「毋敢乎」。

「來」，讀如*dai¹*（輕聲）時，如「轉來」，有祈使同行的意味，戰國策有「長鈇歸來兮」之語，就是祈使長劍以與同歸之意，由臺語來說，便是：「長劍轉來兮（*he²*）」。

「嗟」，讀如*tsa¹*又音*tsia²*，有不屑之意，如「嗟，持（拿）去」。戰國策有「不食嗟來食」之語。「嗟來食」用臺灣話讀出來就是*tsa¹*;*dai²*;*tsia²*，表示一種不甘心給食的意思。

四、臺灣話保存了古義。

臺灣話保存的古義也很多，如：

飢餓二字意思是不同的，飢是錯過吃飯時間而有食慾的意思，餓則是沒有飯吃的意思，所以

有餓死、餓斃，不可能有飢死，飢只可能「飢不擇食」。但國語飢餓同義，有肚子「餓」了的話。在臺語飢用「枵」字，讀如 *hau*，有「枵了過飢」的話，意即肚子太餓了反而吃不下。但「枵死」和「餓死」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又如行走二字國語也是同義，釋言：「疾行日趨、疾趨日走」，「走」是「跑」的意思，國語顯然搞混了。但臺語「行」*hiāi*「走」*tsau* 分別十分清楚，保存了古義。

基於以上理由，臺灣話無論讀音、語音，都保存了中古、乃至上古音，甚至保存了古語、古義，在語言學上有著十分獨特的價值。這樣的方言任其消失，對於中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重大損失。

（原載「臺灣風物」第34卷第1期一九八四年三月卅一日）

註：

ho¹ do¹「字依管見正字當作「貉獠」。這種說法可能會引起一些主張閩南人即「河洛人」的不滿，不過閩南人既然自稱是「蠻南儂」*ban² dam² dag¹*，而不稱為 *bin² dam dag¹*，自稱是「貉獠儂」實不足為怪。這中間的考證非常複雜，我想留待拙著「臺灣河佬語聲韻要語言研究」再作詳述。